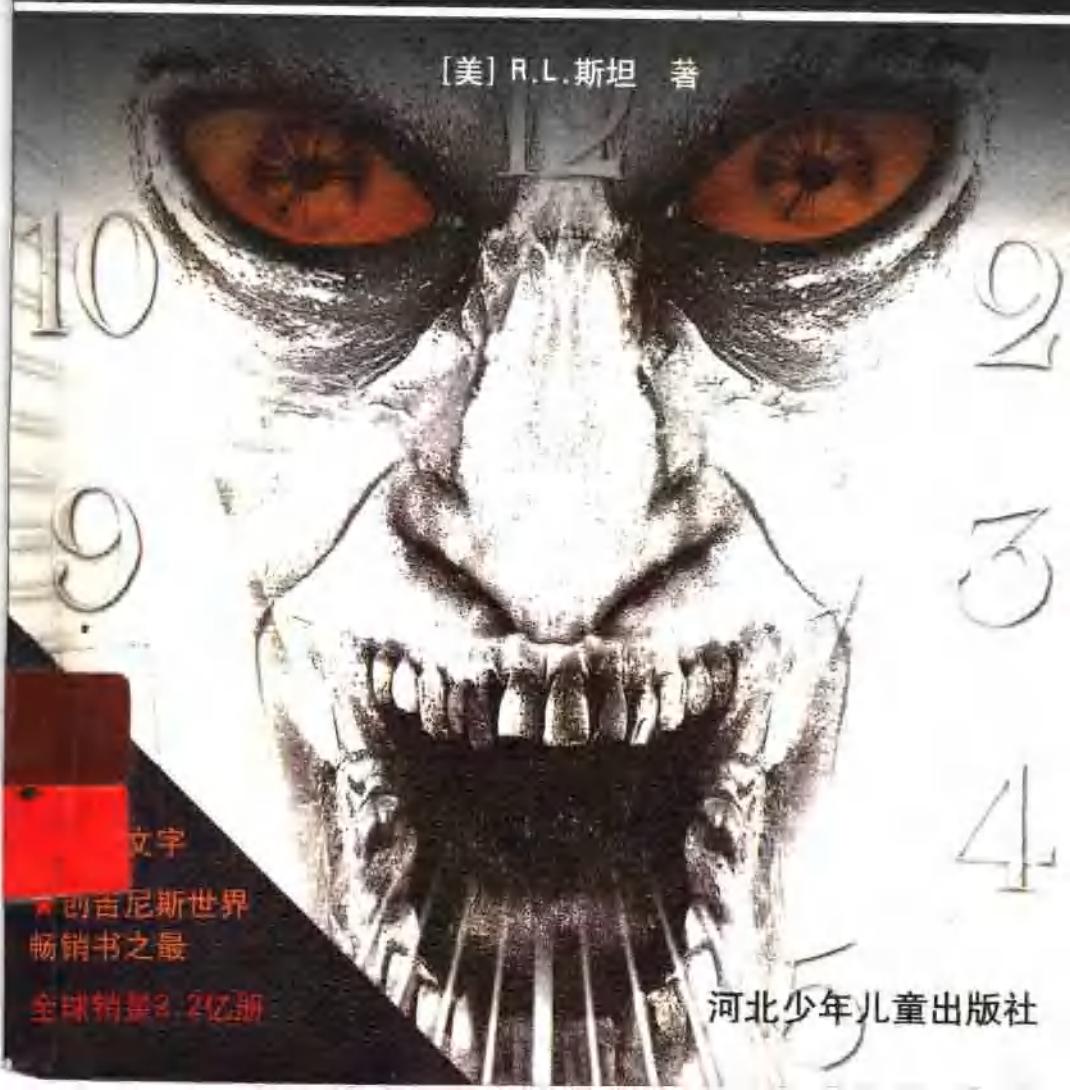


噩梦小屋

The Nightmare Room

噩梦时分

[美] R.L. 斯坦 著



文字

★创吉尼斯世界
畅销书之最

全球销量3.2亿册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The
**NIGHT
ROOK**

噩梦时分

[美] R.L. 斯坦 著
赵长江 冯彦明 杨柳 译

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噩梦时分 / [美] R.L. 斯坦著；赵长江 冯彦明 杨柳译。

- 石家庄：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03

(噩梦小屋)

ISBN 7-5376-2703-7

I. 噩… II. ①斯… ②赵… ③冯… ④杨… III. 儿童文学

- 恐怖小说 - 作品集 - 美国 - 现代 IV. 1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 第 021500 号

NIGHTMARE HOUR

by R.L.Stine

(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roprietor's edition)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's Book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3

by Hebei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冀图登字：03-2002-030 号

书名	噩梦时分
策划	孙天放 董素山 薛泽峰 张峻
作者	[美]R.L.斯坦
译者	赵长江 冯彦明 杨柳
译校	张肃峰
责任编辑	韩蓓 李强
美术编辑	李春芝
装帧设计	李春芝
出版	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发行	河北省新华书店
印刷	河北新华印刷二厂
开本	880×1250 毫米 1/32
印张	4.5
印数	1—10000
版次	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7-5376-2703-7/G·1867
定价	12.00 元



噩梦时分

噩梦时分

- 001/ 南瓜头
- 018/ 外星人的糖果
- 028/ 最邪恶的魔法师
- 046/ 梦魔旅馆
- 062/ 我不是马丁
- 074/ 黑色面具
- 094/ 可怕的小丑
- 106/ 死尸
- 116/ 我想当女巫
- 130/ 鬼视

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www.ertongbook.com

引子……

午后的天空灰蒙蒙的，一大片南瓜地展现在我面前。我想摘一个又大又圆的南瓜，为万圣节做一个杰克灯。秋天的气温还很高。我在南瓜地里不停地寻找着好南瓜，可惜来得太晚了，大部分南瓜变软腐烂，表皮上长出了不少暗紫色的斑点，腐烂部分聚集着一堆堆的小虫子。

太阳快要下山了，我还没找到能做杰克灯的南瓜。天气开始凉爽起来。我听到“砰”的一声，马上停住脚步。仔细一看，一个带着枯藤的南瓜沿平坦的黑土地滚到我面前，在我的脚下停住了。

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南瓜，心想，这么平的地，南瓜自己怎么会滚动呢？突然，枯藤开始扭曲，又一个南瓜向我滚来。我吓得转身便跑，一个南瓜也没敢拿。

我写到这儿的时候，思绪便飞回到了那个灰蒙蒙的、令人奇怪的下午，南瓜地好像活了起来……



“万圣节过不成了！”麦克不满地大叫一声，“外面的天这么亮，没法玩‘不请吃就捣蛋’的游戏！我们为什么不八点再回家呢？”

妈妈眼珠一转。“快上车。”她对麦克说，“别抱怨了。你知道今年为什么不让过万圣节？”

“因为父母都是笨蛋。”麦克不满地咕哝了一句。

“因为去年过万圣节的时候，有几个孩子丢了。”我说，“还有前年的万圣节。”

麦克耸耸肩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快点，麦克。”我说，“快上车。我和莉兹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。”

不请吃就捣蛋：指万圣节孩子们上门要家万户不要
糖果等礼物如果不给糖就恶作剧一番的风俗。



“可我不想去摘南瓜，真没——劲。”麦克将瘦瘦的双臂抱在胸前，噘着嘴，一脸的不高兴，“我们不走不行吗？”

“我们每年都这样。”妈妈耐心地说。她已经对麦克的坏脾气见怪不怪了。我们都这样。

“我们不说这事了，就当我们走了。”麦克说。他真是个聪明的孩子。麦克十岁，比我小两岁，可他爱生气。

妈妈说他遇事爱发火，因为他长着一头红发。“红头发的孩子就是爱发火。”她说。

我不知道红头发与爱发火有什么关系。麦克总是嘟嘟哝哝，对什么也不满，挥舞着双拳，到处惹是生非。

上周他在学校还打了一架，让人打掉两颗门牙。幸运的是，这两颗门牙早就松了，不打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。

掉了两颗门牙，麦克看上去特像杰克灯。我一说他像杰克灯，他就挥拳朝我的肚子打来，而且经常是往死里打，差一点儿让我把吃的午饭吐出来。

“快点，麦克，快走吧！”我说。我开玩笑似的从后面推了他一下。

他急转过身来，冲我挥动着拳头：“找死呀，安德鲁！”

“喂！”我笑了，“我不是有意的！”

“小心你的脸！”麦克回敬了一句。

“快点，麦克。”我的朋友莉兹用悦耳的声音说，“我以前从没摘过南瓜，你肯定能帮我找一个好的。”

麦克喜欢莉兹。只要莉兹在旁边，麦克的举止就会文明些。尽管他还噘着嘴，可还是上车坐到了前排座位上。

我和莉兹相视一笑。我们终于能走了，心里感到一阵轻松。我们坐到后排，系上安全带。

莉兹和我一样大，都十二岁。她住在对面街上。她的父母很晚才下班，所以她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家度过的。

我们俩凝视着窗外，看着一排排树一闪而过。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，像是下了一场红黄色的雨。

不久，路两旁的树木没有了。我们路过了几个农场和几块已经翻过了的土地，那是为冬天的耕种作准备。

“喂，麦克，能帮我摘一个南瓜吗？”莉兹问。

“当然，别让安德鲁帮你。”麦克回答，“他摘的南瓜外皮好，心里坏，像他这个人一样。”

“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”我说。我知道他想找茬儿打架，可我不想理他。他为什么总是这么难缠呢？

我向窗外一瞧，看到路边上竖着一块橘黄色的南瓜形木牌，上面写着：帕默尔南瓜农场，一英里。

我脑子里浮现出了农场主帕默尔的形象，肯定是个人人见了都害怕的家伙。他让我想起了看管田地的稻草人：个子高高，身子瘦瘦，穿着与身子不相配的大工装衣，走起路来，身子僵硬，在田地里一摇一晃地巡逻。脸上长着一双茫然无神的眼睛，像是两个深不可测的黑洞，看人时，放出令人可怕的光。

“我们到了。”妈妈高兴地说。她拐个弯，上了一条长长的石子路，直奔停车场。在破旧的木篱笆旁停着四五辆小汽车。

我下了车，将双臂伸到头上，抻抻腰。时值十月，天气有点寒冷，但阳光明媚。我能看到自己鼻子里呼出的气息。农场的空气新鲜甜美。

门口站着一位年轻女士，穿着皮大衣，戴着一顶橘黄色羊毛滑雪帽，正向我们打招呼。“第一道山坡上的南瓜熟过劲了，”她说，“门口这儿的南瓜被别人摘走了，只剩下那边的那

块地了。”

我们谢了她，开始往门里走。“噢，还有一件事……”她在身后招呼道，同时用手指着左边，“看到那边高高的绿色木篱笆了吗？帕默尔先生不想让人去那儿，听见了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去？”麦克问，“那儿有什么？”这就是麦克的脾气。

“那是帕默尔先生的私人南瓜地。”年轻女士说。

我们穿过大门，一望无际的南瓜地展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爬上第一道山坡，尽可能远眺，然后又走下来。长长的绿色瓜藤像蛇一样在地上伸展开来。藤的尽头挂着大小不一的南瓜，多得数不过来，像橘黄色的气球一样散落在地上。

高高的杆子上绑着稻草人，身子在南瓜的上方倾斜摇晃。这些稻草人实际上是用旧衣服里面塞上稻草做成的。从远处看，就像是疲惫的老人，迎着风，斜着身子。

“喂，安德鲁。”麦克小声叫我。他紧走几步，想赶上我和莉兹：“我们到帕默尔的私人南瓜地看看。我敢说最好的南瓜在那儿。”

“不行！”我说，“今天可不能找麻烦。行吗？”

“胆小鬼。”麦克咕哝了一句。

我没理他，其实我不想与他打架。

我穿着运动鞋，踩在坚硬的土地上，在前面领着路，走过去一排排南瓜地。我抬头一看，发现在午后的骄阳下，有两个小家伙正从第一道山坡上踉踉跄跄地往下走，两人抬着一个巨大的大南瓜。

麦克大笑起来：“看那两个家伙，真笨。”

他弯腰从地上捡起一个垒球大小的南瓜。“快，安德鲁！”



他把南瓜向我抛来。

我大吃一惊，举起双手想接住，可太晚了。南瓜从我肩膀上飞了过去，“啪”的一声落在地上。

“噢，熟了！”麦克边喊边笑。

我顺手捡起一个南瓜朝他扔过去，他身子一蹲，躲了过去，他大笑着：“安德鲁，没打中！投南瓜，像女孩；软绵绵，没有劲！”

“你胡说，麦克！”莉兹警告道，“我要让你看看女孩是怎么投南瓜的！”她弯腰捡起一个半烂的南瓜，向麦克投去。

“喂，快停下来，别胡闹！”妈妈喊道，“帕默尔先生正看着你们呢。”

帕默尔先生从稻草人后面走出来，一脸的严肃。尽管天气很寒冷，他并没有穿大衣。他下身穿着口袋一样的粗斜纹棉布工装，上身穿橘红色法兰绒衬衫，头戴橘黄色棒球帽，帽檐偏向一边，一头亮闪闪的披肩长发。

他留的胡子很怪，我从未见过。胡子呈橘黄色，如纤维一般，一块块地从面颊上垂下来，就像是令人讨厌的南瓜瓢一样。

他不停地冲我们摇头，一双乌黑无神的眼睛射出冷冷的光。

莉兹正要把瓜投过来，远远地看见帕默尔先生，吓得她赶紧把南瓜放下。

妈妈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这儿的南瓜都让别人摘过了，到山坡上去吧。那边可能有好南瓜，你们先走，我马上就来。”

我们沿着一排排南瓜向山坡走去。我们站在山坡上。一阵风刮过，将莉兹的金发从后面吹到了前面，盖住了双眼。一小片乌云滚过，遮住了太阳，像大海的波涛一样在南瓜地上投下了一道阴影。



“嘿！看麦克在干什么？”我大叫一声，用手指着远处。我看到他往山坡下跑去，之后到达一片高高的绿色篱笆所遮挡的阴影下。此时，他正吃力地想把大门的锁头打开。“麦克！快躲开那儿！”我大叫着。

他没理我，干得更加起劲。我和莉兹向山下跑去。我们想让麦克离开，可他说什么也不走。

“滚开！滚开！”从我们身后传来两声叫喊。

我们吓了一跳，马上停住，转身一看，发现是帕默尔先生。他正站在我们的上方，双手叉腰，眼里射出奇怪而吓人的目光。

麦克只好扔下锁头，踉踉跄跄地往回走。

“那块南瓜地只能我自己进去。”帕默尔先生的话好像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一样，“那是我的小宝贝，我精心培育的特殊的小宝贝。我不想让你们看见它们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麦克小声说。

我从未听到过麦克向任何人道歉。在帕默尔先生冰冷的目光威慑下，我桀骜不驯的弟弟竟然蔫了。

帕默尔先生捋捋橘黄色的南瓜瓢子似的胡子。然后，令我们惊讶的是，他竟伸出大爪子似的手掌，叉开手指抓住麦克的头，使劲地捏着。

“南瓜还没熟，”帕默尔先生说，“还在长。”

这是开玩笑吗？他是不是想打破谁都不想开口说话的僵局。

我和莉兹发出了几声神经质的干笑。

可帕默尔先生的神情依然冷峻。他向篱笆附近走了几步。“那是我的实验田，”他说，“是我的宝贝。你们绝对不能靠近。”

“喂——快，麦克。”我结结巴巴地说，“那边有一个特好



的南瓜。”我向南瓜地里一指，随后抓起麦克的胳膊，把他拉走了。

“他到底想干什么？”麦克气呼呼地咕哝着。他回头一看，帕默尔先生已不见了踪影。“我还要回来，把他的宝贝全部摔碎！”

“别这么大火气。”我说，“把这事忘了吧。”

“麦克说得对。”莉兹说，“帕默尔不是个好东西，他不应该那么捏麦克的脑袋。”

“那是麦克自作自受。”我说。我不愿意看到莉兹站到麦克一边。

麦克回过身去，看着高高的篱笆：“那儿的南瓜有什么特殊的呢？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呢？”

“管他呢！”我马上回了一句，“我们摘几个好南瓜，赶快离开这儿吧。”

麦克狠劲地朝着一个南瓜踢去。南瓜跳了一下，然后从山坡上滚下来。他大笑着，又朝另一个南瓜踢去。

“别踢了。”我大叫一声，“你会给我们惹更大的麻烦。”

“管他呢！”麦克大喊着回了一句。他向前跑去，一边跑一边踢南瓜。

“住脚！”我在后边紧追不舍，不小心脚一下子踏在一个软南瓜上，我打了个趔趄，向后仰去。

“哎哟哟哟！”我呻吟了一声，倒在一个软软的烂南瓜上。一股酸味从身边冒出来。

我慢慢地站起来。湿软的南瓜粘在我牛仔裤和上衣的后面。我把头扭过去，看了看身后，橘黄色的南瓜泥糊了我一身。

“真恶心。”莉兹说着，大笑起来。



麦克回过头来，也跟着大笑起来。

真丢脸。

我咆哮一声，从地上捡起一个熟透了的南瓜，向麦克的胸口砸去。

软软的南瓜外壳一下子碎裂了。橘黄色的黏稠的南瓜肉、南瓜籽和令人讨厌的白瓢一下子打在了他皮夹克的前胸上。

这次该轮到我笑了——可我还没能笑出声，便听到有人大叫一声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我听出来了，是帕默尔先生发怒的大喊。他挺着僵直的身子，沿山坡跑来，举着有力的双臂像飞机的机翼一样飞来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他尖叫着，“这些南瓜都是活瓜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说。

“滚蛋！”帕默尔先生咆哮着。他疯了似的向停车场跑去。“你们都滚。快点，快滚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”妈妈沿山坡跑过来。在南瓜地里躲闪着以免碰上南瓜。她的脸吓得变扭曲了。

“把他们带走，”帕默尔先生命令她，“我就不让你赔偿损失了。赶快把他们带走吧。”

“麦克说得对，今年在城里过万圣节真没劲。”莉兹说。她把玩“不请吃就捣蛋”的包推到一边，看看表，“都八点半了。我们玩不成了。”

我把要来的糖放到起居室的地板上。我数了数空糖纸，我已经吃了四块巧克力了。“再吃一块。”我说，“然后我就把剩下的藏起来。”



“麦克呢？”莉兹向周围看了看问。

“他去楼上了，可能是要把身上穿的长袍脱掉。”今年的万圣节，麦克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外星人，穿着一套银色的衣服，戴着一顶闪闪发光的绿色大帽子。我和莉兹早已下了决心，我们年龄太大了，穿长袍不合适了，所以我们把羊毛滑雪面具套在头上，身披大衣。

好大一会儿没人说话，我们收集了好多糖果。

正当我要决定吃哪块糖的时候，麦克出现了。他穿着轰炸机式的皮夹克，夹克里塞着一个白色塑料袋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我要出去。”他说。

“不，你不能出去。”我对他说，“把衣服脱掉。你知道今天晚上宵禁，谁也不能出去。”

“再见。”他说。他把夹克上的拉链拉上，向门口跑去。

我在后面紧追几步，抓住了他的夹克领子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放开，安德鲁。今天是万圣节之夜，我想做点有趣的事，我想做一些——谁也不知道的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莉兹跑过来问。

“我想去南瓜农场。”他回答。

莉兹笑了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”

“今天是万圣节之夜，对吧？”麦克说，“孩子们应该在万圣节做各种各样的游戏。南瓜农场主自作自受。我要回去找点儿乐。”

莉兹冲他皱皱眉：“南瓜农场离这儿有几英里远，你怎么去呢？”

“坐公共汽车。”麦克回答。他打开前门，一股冷空气吹进屋来。

“等等！”我大声说，“你到那干什么去？”

“我告诉过你，”他不耐烦地说，“找点儿乐呗！”

“就你自己乘公共汽车去农场吗？”

麦克点点头。

“我们不能让他自己去。”莉兹说，她从衣柜里把背心摘下来，“我们同他一起去。”一丝微笑洋溢在她的脸上。“这个主意真酷。南瓜农场主没有权利捏麦克的头。我们应该杀他个回马枪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大喊着。

“安德鲁，今天是万圣节之夜。”莉兹说，“坐在这儿，往衣服里塞巧克力真没劲。我们为什么不找点儿有趣的事干呢？”

我双眼盯着她。“可——可——”

“快点儿吧。”她坚持道，“在妈妈回来之前我们必须离开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们去了南瓜农场。

我知道这个想法不聪明，甚至带点疯狂色彩。

只要麦克下决心干的事，十头牛也拉不回来。没办法，莉兹也不偏向我，她也特想找点儿刺激的事干。

在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用石子铺成的停车场时，我把皮大衣的拉链拉上，把头巾蒙在头上。夜晚，寒冷而明亮。半个月亮挂在紫色的夜空，飘飘摇摇。我向篱笆望去，发现山坡上的稻草人在强风中不停地摇晃着。

我打了个寒颤：“真难以置信，我们竟会干这样的事。”

麦克和莉兹没听见我刚才说的话。他们已经偷偷地摸到了

最前边的篱笆旁，正往农场里钻呢。

不大一会儿，我们便会齐了。我们不停地喘着粗气，望着眼前漫山遍野的南瓜地。风刮得瓜藤沙沙作响，使它们抖动弯曲。稻草人吱吱作响，抖动着双臂，好像是欢迎我们到来似的。一个人南瓜从山坡上滚下来，发出“砰——砰——砰”的响声。

“没错，瓜活着！”我叫出声来。当然这是个玩笑。

可莉兹和麦克没有笑。

“这儿的夜晚令人毛骨悚然。”莉兹小声说。声音听上去有些发抖。

风将我的头巾刮到了双肩上。一种吱吱作响的声音吓得我跳起来，原来是木杆子上挂的稻草人向下倾斜下来。

“这儿的夜晚，银装素裹，奇怪异常，”莉兹靠近我小声说，“像是走在月球上一样。”

麦克从塑料袋里拿出了一些东西。

“你拿的什么？”我问。

他举起了一个罐桶。是喷漆筒，喷黑漆的。

“噢，不。你拿这个干什么？”我问。

他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：“找乐。”

“麦克，等等——”

他弯下腰，在一个大南瓜上喷了一张笑脸。然后他把一整排南瓜上都喷上了一个大写的X。

麦克从包里拿出两个喷漆筒，给我和莉兹一人一个。

“不，我不要。”我说着，把喷漆筒给他递了回去。

“拿着吧，安德鲁，”莉兹催促道，“今天是万圣节之夜。别冒傻气。”她弯腰在一个南瓜上喷了一个大大的黑心。

麦克在不少南瓜上都喷上大写字母H，边喷边咯咯地笑。